

疑獄集序



將仕郎守太子中允和蒙述

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是
知古之聖賢慎茲獄訟念一成而不變審五聽
以求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俾無枉濫以召和
平在上者既能盡心居下者得以措手其來尚
矣可略言焉先相國魯公嘗採自古以來有爭
訟難究精察得情者著疑獄集二卷留於篋笥

小子蒙得遺編而誦讀認先訓之丁寧蓋將以
用悟後人流傳永世且使愚夫增智聽訟而不
敢因循酷吏歛威決獄而皆思平允助國家之
政理為御士之攝南仁人之言其利甚溥况當
聖世詎可平沉蒙伏自天闕策名宦塗結綬三
任親民於劇邑二年作吏於秋曹每窮閭訟之
源益慕精詳之理因敢討尋載籍附續家編期
滿百條勒成四軸上二卷先相國編纂下二卷
小子蒙附續父作子述誠有愧於下才刑清獄

平無少裨於大化

疑獄集序



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記與衆共之古之君子其詳慎用刑而不敢忽也如此大抵鞠獄之吏不患其廢事之不當每患其用心之不公不患其用心之不公每患其立見之不明苟其仁足以守明足以燭剛足以斷獄無餘憾矣平章事和凝於五代亂離

之際乃能以疑獄存心集為之編其子和蒙又
能成父之志終其書以詔後世固未易得治獄
者苟能家得是書則疑貳難明之獄盡在目中
矣友人譙君祥鋸木以廣其傳屬僕為之引僕
嘉其用心因書其說以寄昔至元十六年孟春
吉日愚齋杜震序

疑獄集目錄

卷之上

御史佯失狀

李崇察悲嗟

王璫案伏聽

蔣常覘姬語

符融察善走

張舉辨燒猪

季珪智鞭絲

破嗉辨雞食

薛宣追聽鱗

孫亮辨鼠糞

王洩市鹿脯

認皮獲賊

書菜認賊

黃霸察姦情

惠仕考羊皮

莊遵聞哭姦

謙之詐獲賊

行炭逼訪妾

楚金辨補字

子雲斲牂牛

松壽潛伺盜

李傑覘婦姦

孫登比彈

卷之中

邴吉辨子影

黃霸戮三男

高柔察動色

魏淵比書謗

胡質察色

承天情斲

子華不後訊

仲堪止大妾

陳表求情

魏昶留書

沒事對屍

袁相探情偽

周紓屍語

閻濟沉鈎

何武斲遺劍

孔公察枉盜

陸雲密隨姦

子產聞哭懼

杜亞察誣毒

裴均察盜犬

元膺知喪詐

韋臯劾司店

韋丹察威權

王潛召認靴

卷之下

莊遵辟聽姦

趙和籍舍產

行成叱盜驢

張鷟括詐書

放驢求匿鞍

曹攄詰行馬

崇龜集屠刀

無名識盜葬

慕容執假銀

彥超立吐櫻

德裕泥摸金

張輅察佛語

宗裔驗軀杖

仲榮射繼母

孫寶秤環餅

韓滉聽哀懼

希崇斷義嫡

蘇秦料刺客

憲之知牛主

疑獄集卷之上



贈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凝集
御史佯失狀

唐高祖以李靖為岐州刺史或有一人希望聖
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案之謂曰李
靖反狀實便可處今御史知其誣罔請以告事
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
刑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
今失告狀幸救命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其

狀與原狀不同即日還京以聞高祖高祖大驚
御史具以狀奏靖得不坐罪告事者伏誅

李崇察悲嗟

後漢李崇為揚州刺史縣民勾泰者有子三歲
失之後見在趙奉伯家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
縣不能斷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忽遣
獄吏謂曰兒已暴卒可出奔喪泰聞之悲不自
勝奉伯嗟歎而已殊無痛意遂以免還泰奉伯
伏罪

王璈案伏聽

唐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子中與父妾亂
遂與之潛藏追詰極急長安縣獲之縣司王璈
引就房推問不伏璈先令一人於案褥下伏聽
令一人走報云長史喚璈鎖門去中與妾相謂
曰必不得承及私密之語而璈至開門案下之
人遂起白璈各大驚而伏罪

蔣常覘姬語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衛州

二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
二衛刀殺逃其刀却內鞘中正等不之覺也至
明店人趣正等拔刀血甚狼藉囚禁正等拷訊
苦痛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常漢推至則總
追店近人十五以上集為人數不足且放散唯
留一老嫗年八十以上日晚放出令典獄密覘
之曰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即記姓名勿令漏洩
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漢爾其人又問嫗
云使人作何推勘如是三日並是此人常總集

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嫗語者餘並放散
問之具伏云與逃妻姦殺逃有實奏之勅賜常
絲二百疋遷御史

符融察善走

冀州有一老母日暮遇劫盜喝行人為母逐之
擒盜盜反誣行人符融曰二人當並走先出奉
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的盜
也盜伏罪其發姦摘伏如此蓋融性明察能懸
料其事以為盜若善走則初不被行人所獲以

此則知善走者是捕逐人也

張舉辨燒猪

張舉吳人也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烧舍乃詐稱火烧夫死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詎而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烧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鞠之妻乃伏罪

季珪智鞭絲

宋傳季珪為山陰令有賣糖賣針老母爭絲一

團訴之季珪季珪令掛絲于柱鞭之有少鉄屑焉乃罰賣糖者

破喙辨雞食

有爭雞者季珪問早何食一云粟一云豈殺雞破喙有豈焉遂罰言粟者

薛宣追聽縑

前漢時有一人持一縑入市遇雨以縑自覆後一人至求庇廕因授與縑一頭雨霽當別因爭云是我縑太守宣薛命吏各斷一半使人追聽

之一曰君之恩繻主乃稱寃不已宣知其狀拷問乃伏

孫亮辨鼠糞

吳廢帝孫亮字子明魯暑月游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瓶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素怨藏吏乃以鼠屎投蜜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即呼吏吏持蜜瓶入亮問曰既蓋之復覆之無緣有此黃門非有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送臣覓官席不與亮曰必為此也易知耳乃令破鼠屎

燥亮笑曰若鼠屎先入蜜中當內外俱濕今內燥者乃枉之耳於是黃門伏罪

王敫市鹿脯

北齊彭王敫為滄州刺史有一人送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以足疾行遲偶遇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敫乃命左右及府寮令散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遷定州刺史

認皮獲賊

又有人被盜黑牛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健謂逆
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獲此
賊實如神矣汝乃詐為上府市皮倍酬其直使
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書菜認賊

有老姥姓王獨種菜三畝數被盜賣汝乃令人
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認之獲盜

黃霸察姦情

前漢時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懷姙其長

姦亦懷姙胎傷匿之弟婦生男奪取以為己子
論爭三年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中乃使娣
姦競取之既而俱至姦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
傷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姦曰汝貪家財欲得
兒寧慮頓有所傷乎此事審矣姦伏罪

惠仕拷羊皮

後漢李惠仕為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爭一
羊皮各言其藉背之物惠仕謂州吏曰此羊皮
可拷知主羣下默然惠仕令置羊皮席上以杖

擊之見少許鹽屑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其罪

莊遵聞哭姦

莊遵為揚州刺史巡行部內忽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荅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為因令吏守之有蠅集於屍首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即按之乃伏其罪

謙之詐獲賊

後魏高謙之字道讓為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

瓦礫作金以詐市人馬因而逃走詔令人捕之謙之乃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中私議者有一人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行岌逼訪姦

唐則天朝或誣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勅侍御史張行岌按之其告者先誘歲宣家姦乃誣云宣有姦將發其謀宣殺之投死屍於洛水行岌案略無其狀則天怒令重案行岌奏如初則天曰

崔宣反狀分明寬縱之邪我令俊臣案勘汝當勿自悔行炭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必須實狀若順旨妄陷平人豈法官所守臣以為陛下試臣耳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有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寢案不成則令俊臣推勘汝勿悔也行炭懼乃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宣家每竊議事則獄中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宣家見有同議者乃詐謂宣妻

曰須絹三百疋願俠客殺告者語了遂侵晨微服伺於臺側其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宣所信任同於子弟思兢須臾見館客至臺賂門人以通告者遽稱云崔家願客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兢素重館客館客不知其疑也思兢密隨館客至天津橋乃罵曰若陷崔宣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季之計不然殺汝必矣館客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

乃得免告者伏罪

楚金辨補字

唐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左史江琛
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
業反書以告及差使推光款云書是光書語非
光語前後三使盡不能決奉勅令差能推事人
勅之當見實狀曰張楚金可令勅之又不移前
款楚金憂悶仰卧向牕透日影見之其字皆補
葺作之平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因集州縣

官吏索一杯水令琛取書投于水中字一一解
散琛叩頭伏罪奉勅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賜金
絹一百疋

子雲斫牯牛

唐衛州新鄉縣令斐子雲有奇策部人王恭成
邊留牯牛六頭於舅李璉養五季產犢三十頭
例直十千已上恭還乃索牛舅曰牯牛二頭已
死還四頭老牯餘並非汝牛所生恭忿之訴於
子雲子雲令送恭獄禁令收追盜牛賊李璉惶

怖至縣子雲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庄內喚汝共對乃以布衫蒙恭頭立南墻下璉急吐歎云牛三十頭總是我外甥犝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恭布衫璉驚曰此是外甥也子雲曰若是即當還牛更欲何語璉默然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牛五頭餘並還恭一縣伏其明察

松壽潛伺盜

唐張松壽任長安縣令時昆明池側有劫賊奉

勅下十日內須獲如違限令甚峻松壽至行劫處檢蹤見一老姥樹下賣食巾以送騎取此姥來入縣供酒食徑五日還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潛伺之有人共老姥語即捉來果有一人來問明府若為何推勘即捉以布衫蒙頭送縣一問其與賊並獲時人以為神

李傑覘婦姦

唐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

不孝傑謂寡婦曰汝寡居十年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無賴不孝於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來取免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異其悔再三喻之婦堅執如初時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嘗為免所制歆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寡婦却以棺盛之

孫登比彈

吳志孫權長子登字高立為太子嘗出有彈丸飛過令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伏泛者請捶之登不聽使求飛過彈丸比之不類遂釋之

疑獄集卷之中

贈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凝集

邨吉辨子影

邨吉字少卿漢宣帝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
餘家富而無子祇有一女已適人其妻卒翁又
取一妻復生一子後翁死其妻育其子數年前
妻女奪財物乃誣後母所生非父之子郡縣不
能斷聞於臺省吉為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
不耐寒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取小兒同歲勻衣



單衣諸小兒不寒惟老人之子變色又與諸小兒立於日中惟老人之子無影遂財物歸於後母之男前女受誰母之罪

黃霸戮三男

黃霸魏人也字次翁漢宣帝為丞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二子及欲分居各爭其子遂訟於臺省求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其三男以子還母

高柔察動色

魏護軍營士竇禮出不還營以為沒身其妻盈氏及男女詣廷尉高柔曰夫不與人錢財乎妻曰嘗出錢與焦子文因追察焦子文色動應對失節於是叩頭首殺禮之罪

魏淵比書謗

魏國淵字子尼為魏郡太守正直無私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甚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其書本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勅功曹曰此郡少學問者令就師求能書者與受業因令作

牋比方其書有似謗書者收問因伏其罪

胡質察色

魏志胡質字文德為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為人
所殺求賊未得曰此人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
耳乃悉集比居少年有李若見質而色動遂窮
詰其情若乃首殺顯之罪

承天情斷

宋何承天為行軍參軍時鄢陵縣吏孫滿射鳥
誤中直師雖不傷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

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以
犯蹕罪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
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
中人也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

子華不沒訊

魏志司馬芝字子華為大理正有盜宮練者置
廁中吏疑女工收付獄芝曰夫刑罰之失失在
苛暴今先得贓物沒訊其辭若不勝掠以致誣
伏則坐致冤濫太祖竒之遷甘州太守

仲堪止大妄

晉商仲堪為荊牧有桂陽人王欽生一旦妄言親歿詐服練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歿情事悖逆所不忍言固當棄市今欽生父實終歿此徒有大妄之過遂活之

陳表求情

吳志有盜官物者數人惟牧施明桎梏甚酷俟死無辭廷尉以疑聞權以陳表能得士卒之心

詔以明付表使求情實表乃去其桎梏沐浴更其衣服厚設酒食歡心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剗支黨權竒之欲全表名遂釋明過戮其黨明乃感表變行致位為將軍

魏昶留書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懷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艷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良久覓婢不得莽失金銀器四十餘事錄奏勅令萬季求賊鼎沸

三日不獲主師魏昶有策略請喚舍人家奴選少年端正三人布衫蒙頭又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已來何人覓舍人家奴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投馬奴書見在檢之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遂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鎖開之婢及殺化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投馬奴藏之奉勅斬於東市

沒事對屍

近代有人因行商回見其妻為姦盜所殺支體

具存但不見首既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遽執婿入官獄吏嚴其鞭撻莫得自明不任其苦乃自誣殺妻案狀既成皆以為不謬郡主委諸從事從事疑而不斷謂使君曰某濫塵幕席誠宜竭節人命一死不可復生苟或誣舉典刑其能追悔乎必請緩而窮之且為夫之情孰忍殺其妻縱有隙而害之必作脫禍之計或推病殞或託暴亡必不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君許其讞議從事乃別開其第權作陞牢慎擇司存

移比繫者細而劾之仍給以酒食湯沐鑊戶棘垣不使洩於外便令伴作行人各供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去處文狀既而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否有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只言殂却妹子五更初墻頭弄過凶器其間極輕有似魚物見瘞在某坊遽遣發之果獲一女子首遂將首對屍令繫者驗認云非妻也遂收豪家鞠之乃是殺一妹子函首葬之以屍易此良家之婦私室畜之斷豪士棄

市

出玉堂
閒話

表相探情偽

唐李沂公鎮鳳翔有屬邑編典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瓮漢書武帝詔云徃者東岳見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跡馬蹄以叶瑞應盖鑄金象馬蹄之狀其後民間效之里民送於縣署泐牒將置府庭宰邑者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土塊矣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

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驗云姦議換之矣遂遣掾就案其事里社咸共證焉宰邑者為衆所擠莫能自明既而逼辱滋甚遂以易金服罪雖辭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復令拘繫僕隸協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終終枉桡結成其獄以案牘上聞沂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宴停杯語及斯事劉坐賓客咸共驚異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所荅沂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親懿乎袁相國

曰與之無素沂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曰某疑此事有枉更當詳之沂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慮有枉更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偽袁曰諾俾移獄府中乃令閱瓮間得土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本質在焉遂於劉肆索金鎔鑄與塊形狀相等既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夫以巨竹舁至縣境計其大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即在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

雪沂公歎服無已出劇談錄

周紆屍語

後漢周紆字文通為邵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
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於寺門紆聞
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笑狀陰察視其
口眼中乃有稻芒密問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
對曰惟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曰外有疑吾與死
人共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拷問具
服云不是殺人乃取道邊死人也自後莫敢犯

之

閻濟沉鈎

唐閻濟美之鎮江南有舟人備載商賈人貨時
有賈客所載甚繁碎其間有銀一十錠家隱之
於貨中舟人潛窺之伺其下岸乃盜之沉於船
泊之所船夜發至於鎮所點閱餘貨乃失其銀
遂執舟者以見公公曰客載之家盜物皆然也
問曰客昨者宿何所曰此百里浦汉中公令武
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公密謂武士曰必是船人

盜之沉於江中矣爾可令檝師沉鈎之其物必在若獲之必受吾重賞乃依公命鈎而引之銀在篋中封署猶全而獻於公公効之舟者立承伏法

何武斷遺劍

前漢時沛郡有富家翁貲二十餘萬有男纔三歲失其母又無親屬有一女不賢翁病困思恐爭其財免必不全因喚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

不肖與免兒乃詣郡自言其劍時太守司空何武得其辭因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願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賊害其免又計小免正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夫劍者亦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劍當明州縣或能明證得以伸理此凡庸何能用慮宏遠如是哉悉奪取財物以與免曰敝女惡壻温飽十歲亦已幸矣於是論者乃服俗出通風

孔公察枉盜

後唐同光年故滄帥孔相循以邦計二職權在
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盜巨有財產及敗所
牽挽四人則貧民耳時都虞候姓韓者則樞密
郭崇韜之僚壻也與權吏暨獄典等同議鍛成
其款都不訊鞠但以四貧民代四巨盜款成而
上孔公斷令棄市將赴市又親慮之則又卒無
一言命令就法將過蕭屏因屢回首向廳顧之
公察之疑情未究即復召問曰爾數次回顧得

非枉耳令吏卒緩詢之稍得其情對曰實枉豈
何不言曰適引問之時獄吏高其枷尾遂不得
言也請去左右因而細述公以得非虛否對曰
某則已死之人豈徒延瞬息之生邪即令移於
州獄俾郡主簿鞠之自韓已下凡受賂近數十
人計贓約七千緡則并杖而推之具款而吐韓
即使人馳告于崇韜移書于公公不諾即具伏
法四人獲雪用畫像以答孔公之德

陸雲密隨姦

吳陸雲字士龍為浚儀令有人被殺而不獲賊者雲錄其妻無所問遣出密令吏隨之曰有一男子共語便縛來果得之云妻謀殺之

子產聞哭懼

鄭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夫者也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象今其夫已死哭不衰而懼是以知有姦也

出獨異志

杜亞察誣壽

唐杜亞字次公鎮維揚日有倚郭之巨富者邸店童僕埒於王侯之家父亡未暮有繼親在奉之不以道母憤恚不勝浚稍解因元日上壽於母母賜於子子受之欲飲疑酒有毒覆地地墳乃詢其母曰以酖殺人上天何祐母撫膺曰天乎天乎明鑒在上何當辱誣雖死不伏職者擒之至公府公問曰爾上母壽酒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又問曰母賜觴何來亦曰長婦之執爵也又問曰長婦何人也曰時此子之妻也公

曰爾婦執爵毒因婦起豈可誣其母乎乃令廳側劾之乃知夫妻同謀欲害其母置之於法

裴均察盜犬

唐裴均鎮襄陽日里俗妻有外情乃託病云醫者所傳是骨蒸之疾須獵犬肉食之必差謂其夫曰今日之病在君必愈可以致一犬為妻斃之得而食之死亦無恨夫曰吾家無犬何所得之妻曰東鄰有犬每來盜物君可繫而屠之夫曰諾乃依妻言斃之獻於妻妻食之餘乃留之

於篋笥夫出命鄰告之遂聞於公公云盜犬而殺國有常刑鞠之立承具述妻之所欲也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躐夫於法耳公劾之具得妻之情與外人誣夫之罪將圖之公乃處妻及外情者俱付法其夫釋之

元膺知喪詐

唐呂元膺之鎮岳陽因出遊賞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有喪輦者駐之於道左男子五人皆緣服隨之公曰遠葬則休近葬則省此姦黨為詐

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木皆兵刃擒之公詰其
情衆曰某盜賊也欲謀過江掠偵是以假喪舉
使渡者不疑公令劾之更有同黨數十輩已於
彼岸期集亦擒之俱付於法

韋臯劾司店

唐韋臯之鎮劍南日鄉俗之弊逆旅大賈省貨
殖萬餘者因病而醜之既卒所有財貨十隱其
七八因茲多致富盛公密知之有北客蘇迺家
屬大鹵因高販於蜀川得病當夜而卒以報於

公公使驗其簿已被店主易其文字終遺一二
公乃究究尋經過密勘於里屬辭多異同遂劾其
司店者立承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張二十
餘人悉命付法由是劍南無橫死之客

韋丹察威權

唐韋丹字文明鎮江西日有倉吏主掌十餘年
數盈五十萬斛因度量負欠三十石公憫之曰
斯吏也主掌十餘年計欠三十石必不自取而
費也必為權要者所須乃假令搜索家私文案

驗之及分用明厝具在因諭示諸吏曰爾等恃以威權取索於倉吏吏之缺也豈獨賠填又將代爾之罪今各據其所得限一月納足則捨爾罪羣吏頓首曰君侯以至明察下某等合當刑責儻捨重罪則賠填不恨矣既足倉吏釋錮而歸

王潛召認靴

北齊太保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靴而去其婦持靴

詣州言之潛召居姬以靴示之詔曰有乘馬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非親屬乎一姬撫膺哭且曰兒昨著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乃伏

疑獄集卷之下

將仕郎守太子中允男和嶮述



莊遵辟聽姦

莊遵初為長安令後遷為楊州刺史性明察嘗有陽令女子與人殺其夫其叔覺乃來赴賊女子即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愛於我而殺其兄即便告官官司拷其叔太過因而自誣其罪遵察之乃謂吏曰叔為大逆速置於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察於嫂壁下聽之其夜姦者



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邪嫂曰不疑
因相與大喜吏即擒之叔遂獲免

趙和籍舍產

唐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為江陰令以片言折
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荐至於
疑似晦偽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
二農比庄俱以豐歲貸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
數百畝資鋤禾湍以庄券質於西鄰貸絳百萬
契章顯驗且言來歲齋本以贖至期果以腴田

獲利甚博備錢贖契先納百千緡令檢還契書
期明日以殘資換券因隔宿且恃通家因不徵
納緡之文籍明日齋餘錢至遂為西鄰不認且
以無保證又無簿籍終為所拒東鄰以冤訟於
縣縣為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
如官中所賴契券無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
州不能理東鄰不勝其憤乃越江而訴於趙宰
趙宰謂曰縣政甚卑且復踰境何能理也東鄰
冤泣曰至此不復得理無由自滌也和曰第止

署內試為爾思之任宿召前曰計就矣爾果不
妄否則曰焉敢厚誣和曰誠如是則當為寘法
乃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齎牒至淮陰曰有寇江
者按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姓名
形狀具以西鄰指之請捕送至此先是鄰州條
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
然自恃無迹未甚知惧至則跪於庭下和厲聲
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為寇江因泣然淚墮曰稼
穡之夫未嘗舟楫和又曰辨證甚具姓氏無差

或言偽而堅搥血膚取寶因叩頭見血如不勝
其寃者和又曰所盜率金寶錦絲非農家所宜
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辨之囚意稍開謂皆非
所貯者且不虞東鄰之越訟也乃言縮若干解
庄人某人還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
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匹某造成者趙
宰大喜即再審其事謂曰非汝寇江者何諱東
鄰贖契百千緡遂引訴鄰令其偶證於是慙悞
失色祈死廳下趙令梏往其宅檢付契書然後

寔之法矣

行成叱盜驢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逆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於街中見叱之曰彼賊住賊下驢即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驢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

張鷟括詐書

唐張鷟字文成為河陽尉有人言呂元者詐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米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斷鷟取元告狀用紙貼其頭唯留二字問是汝書即註云是不是御註云非元乃註曰非乃去貼即是元狀先決五十又貼詐為馮忱書留二字以問之註曰是去貼乃詐書也元於是叩頭伏罪

放驢求匿鞞

又有一客驢韉斷并鞍失之三日尋不獲詣縣

告驚推勘急賊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鞍可直
五千文驚曰此可知也遂不令秣飼去轡放之
驢尋向餵處乃令搜索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
之人服其智

曹攄詰行馬

晋曹攄字頽遠為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
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
攄夜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
非外人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伏罪

崇龜集屠刀

唐劉崇龜鎮南海之歲有富商子少年而貌哲
稍殊於負販之伍泊船於高岸次有高門中見
一姬年二十餘艷態妖容殊不避人得以繼其
目送少年乘便言曰某黃昏當詣宅矣亦無難
色微笑而已既昏暝果啓扉伺之此子未及赴
約有盜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即突入姬即
趨而就之盜以為人擒已也以刀刺之遺刀而
逃其家亦未知覺商家之子旋至纔入其戶即

踐其血汰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之間逗血
之聲未已又捫之有人卧遂徑走出一夜解維
比明已行百里餘其家跡其血至江岾遂狀訟
於主者窮詰岾上居人云近日有某客船一隻
夜來徑發官差人追及械於圓室掠拷備至具
實吐之唯不招殺人其家以刀納於府主乃屠
刀也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設會合境庖丁俱
集於秣場以俟宰殺既集乃傳令曰今日已晚
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於厨而去府主乃命取

入諸刀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日各令詣衙
取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唯有一屠竄在後不
肯持刀去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之
此何人刀邪曰此某人之刀也乃問其所居處
命擒則竄矣於是乃以他囚合處死者以代商
人之子侵夜斃之於市竄者之家日日潛令人
伺之既斃其假囚不兩夕果歸家即擒之具首
殺人之咎遂置於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杖背
而已君子謂彭城公察獄明矣

無名識盜葬

唐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鈿合寶物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箴中箴餘取之盡為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天后大怒自召洛陽長吏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吏長吏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獲盜當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獲盜不獲必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途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游徼謂尉曰得盜者來矣無名遽進堦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

尉怒吏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亦有由也無名厯官所在擒姦摘伏有名每有盜者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見請為解危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與長吏大悅降堦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吾當復生矣指迷其由無名曰請君聞於天后長吏由是奏之天后召而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願委臣取賊無限日月且寬府縣官吏仍以兩縣吏卒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

亦不過數日矣。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輩，皆衣纁經，相隨出。赴北印者，可踵而報之。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問伺者曰：胡何向？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即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皆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曰：汝用何策而得此賊？邪？對曰：非有他計，但識盜耳。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見

即知是盜，但不知葬處。今當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即知其墓賊既奠，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所傷也。向陛下迫促府縣，此賊計急必取而逃之。天后曰：善。賜金帛遷秩二等。

慕容執假銀

漢慕容彥超善捕盜，為鄆帥。日有州息庫遣吏主之，有人以白金二錠質錢十萬，與之。既去而驗之，乃假銀也。彥超知其事，召主庫吏密令出

榜盧稱被盜竊所質白銀等財物今備賞錢一萬召知情收投元賊不數日間果有人來贖銀者執之伏罪人服其知

彥超立吐櫻

又有獻新櫻彥超令主者收之俄而為給役人盜食之主者白於彥超彥超呼給役人偽安慰之曰汝等豈敢盜吾所食之物蓋主者誣執耳勿懷憂懼可各賜以酒彥超潛令左右入黎蘆散既飲之立皆嘔吐則新櫻桃在焉於是伏罪

德裕泥模金

唐李德裕出鎮浙右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沒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還相交劉文籍在焉衆緝皆指以新授代者隱而用之鞠成其獄伏罪昭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也
前
後
主
之
者
積
年
以
來
空
交
分
兩
文
書
其
實
無

金衆以其孤立不狎輩流欲乘此擠排之因流
泣不勝其寃公憫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
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覓子數乘命閔連僧入
對事成遣坐覓子門觀廳壁指揮不令相見命
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隱沒金形狀以憑證
據僧既不知形狀各模不同公怒令劾前數輩
等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張輅察佛語

石晉時魏州**羅**氏縣畫林僧院有鉄佛可長丈

餘中心且空一日或云鐵佛能語其徒衆稱贊
聞於鄉縣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或聞佛語以垂
教誠縣鎮申府時高祖鄴莫測其事命衙將
尚謙齋香供養設齋且驗其事凌命言疑其妖
偽有三傳張輅請典尚謙偕行詰其妖狀暗與
縣鎮率人力圍其僧院盡遣院僧赴道場張輅
潛開僧房見地穴引至佛座下曰謂尚謙曰果
犯法歟矣乃令謙立於佛前輅却由穴入佛空
身中厲聲具說僧過便呵擒治取其魁首數人

上聞就彼戮之張輅奏授長河縣主簿以酬獎之

宗裔驗軫杖

王蜀時其下將帥鮮不好貨有宗裔者分符仗節獨守廉隅嘗典劍州民有致寇者燈下識認暴客迨曉告巡捕吏掩而獲之所收贓惟絲鈎綉線賊主言是本物其囚不禁拷捶遂伏其罪乃送州宗裔引慮縲囚訴絲鈎綉線乃是家物與被盜主遞相辭說宗裔促命取囚家縲車又

各責綉線卷時心有何物一云杏核一云丸子因令相對開綉線見杏核與囚款同仍以絲鈎安於軫上量軫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主伏妄認之罪巡捕吏伏拷決之辜指頤之間乃雪冤枉

仲榮射繼母

晉安仲榮之鎮常州日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仲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曰不忍也其母詬詈伏劍逐之仲榮重問之乃繼母

也因咄出自後射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增快由
此境內以為強明之政

孫寶稱銀餅

漢孫寶為京兆尹有賣銀散者今銀餅也於都
市有一村民相逢擊落銀散者皆碎村民甘填
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餘枚因致喧爭巡者領
赴大尹引問無以證明大尹令鞠吏買銀散一
枚稱知分兩乃都稱碎者細折元數其賣主承
伏虛誑之罪村民獲雪衆謂神明

韓滉聽哀懼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逆事晉公登萬歲樓宴方
酌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
所對曰在某橋某街詰旦命吏捕哭者乃婦喪
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惧罪守於屍側忽有大蠅
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人醉其夫而
釘殺之吏以為神目問晉公公曰吾察其哭聲
疾而不悼若強而惧者吾聞鄭子產曰夫人於
其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哭不

哀而惧是以知姦也

希崇斷義嫡

晉張希崇鎮汾州日有民與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雖假稱義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免犯三千條悖逆之罪大為傷害名教安敢理

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蘇秦料刺客

蘇秦在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死齊王求賊不得蘇秦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人必得矣齊王如其言刺秦者果出齊王因誅之

憲之知牛主

南梁顧憲之為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兩俱
認之不能制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知牛主所
居盜者伏罪



疑獄集卷之下

